



大學集義

下

仁法
1562
35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圖
館

寄第 一

經書

第 39 號

第 2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門 〇七
號 1562
卷 3 五正

大學集義下

騰谷 矢部保惠 輯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美辭詩戲作乎

此承上言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重引詩証古之王。皆有盛德至善而民不忘也。前王前世之王。不必文武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說詩之辭。見三綱之大用也。上引武公此引



成王。惟取其盛德至善不可忘之義耳。是乃孝
經所謂民以和睦。上下凶怨之世也。沒世不忘
者。沒後。人猶思慕其德澤也。况時人乎。故不曰
明王。而曰前王也。君子小人。皆指前王之時人。
夫古之道。使君子小人。皆得其所願欲。四其字。
指其實。上之所使也。雖堯舜之治。何加之乎。若
反之。則其賢非賢。其親非親。小人不得其樂。亦
不得其利。桀紂之暴政是也。故自上以下。至匹
夫匹婦。無賢無不肖。無知無愚。皆思之弗措。樂

記云。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亦此。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孔傳云。康圻初封國。大甲曰。顧

諫天之明命。商書也。諫審也。正也。所謂顧諫天之

循理謂之君子。是自崇德之為也。然則顧命是
明德之本也。故引之。然後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亦有焉。然此是引證顧天之所以命生而
務脩其德也。此通上下而視焉。明德之本。故在
中間。示義古。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也。峻書
文多有是法。皆

自明也。慎獨務崇之為是也。即明德之明是也。

此受上前王不忘。引文王之明德。湯之奉天命。
堯之明俊德。三者以證前王皆自有明德。民之

不忘也。已有明德。叙之書。以垂教將來。豈非明
 明德於天下乎。人不學。則不知止。至善。不知止。
 何以親民。明德乎。道不明。則何以知先哲之明
 德乎。故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也。明峻德。本
 謂顯用俊德人。此借之。以釋明德之義也。篇中
 是類多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之止字。
 本為語助。借以釋止於至善之義。亦此類也。此
 以下順次親民止善之為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鄭氏曰。盤銘刻於盤也。

此全徒義之為。

此受上皆自明也。以釋皆自明德之為也。新者
 明其德之謂也。親民在明德。治國平天下。皆親
 民之為也。故別無親民之釋也。易繫辭云。日新
 之謂盛德。又大畜彖云。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仲
 虺之誥云。德日新。萬邦惟懷。又咸有一德云。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時。乃日新。是
 皆日新之明德。以親民之証可知。久保氏精義
 云。昔者成湯。能慎其行。日新其德。以進其善。易

云。日新之謂盛德。成湯有焉。故兼有四海。為天下君。其生也榮。其死也懷。書云。德日新。萬邦惟懷。成湯有焉。於是乎。銘之孟盤。以為動作之戒。聞之。聖王之治國。必有監戒之銘。盤孟機鑑。至於戶牖。為銘書。以為至戒。是盤銘之義也。北山先生曰。宋史田錫傳。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孟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怠也。湯盤銘云。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宋張掄古器評下。按湯盤之銘云。德日新。則知盤之

為器。其來尚矣。古人用盤。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為用不一。然皆率鑄銅為之。又清王氏居易祿云。安常字頌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大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饗饗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瑩。如碧玉。無銅性矣。由此考之。則苟字乃德字誤。又此盤非沐浴之盤。而盛食物之器。可知也。取義日日薦新物。以諭日日新德。

若以為浴盤。則今日去。昨日之污垢。明日復去。昨日之污垢。日日去。日日生。終身不得洗盡之。此非進新之義。不如日日進新物之義之愈也。夫日日新物之養生。猶如積善之脩德也。其舊敗之傷生。視於論語鄉黨篇。可知矣。易雜卦傳云。鼎受新。然則盤鼎雖用異也。其進新之義。亦可較知矣。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本。屋。極。之。極。上。下。左。右。前。後。莫。不。由。其。極。故。訓。中。

此証日新盛德之至。終受天命。救民也。周革殷命。則殷民為周民。是康叔新辟之民也。然殷頑民未化。周公欲使康叔變舊染之汚俗。故誥之曰。作新民也。新者。謂新為我民者也。周禮旅師職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民之義可知也。作新民。即親愛民之為也。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大王國於周。而王迹起矣。其雖舊邦也。而未有天命。至於文王。而新受命。其成受命。則武王之末也。而以文王為受命者。周人當時奉

稱天意之義也。此類非獨此詩而已。夫非禮義之道。則不能新其德。以化民。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中也。禮義之謂中。日知錄云。極。皇極有極。乃至善之別。彌也。注極中也。是謂禮義也。先王立以為民極。豈非至善乎。此文以盤銘為正。康誥及詩之辭。以有作新民。其命維新之新字。借以釋明德之為也。猶上文以克明德為正。以太甲及帝典之辭。有天之明命。明俊德之明字。借以釋明德也。故此篇中引詩書者。不必泥

詩之本義。但斷章取句。假義耳。

按極者。至極之義也。先王本天所創立之禮義之中。是乃至極之道。百行之所本也。故極訓至。行有所至之謂也。詩衛風載馳。誰因誰極。魯語。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之極。至也。禮義之道。各有極。夫君以仁為極。臣以敬為極。子以孝為極。父以慈為極。接人以信為極。此即人之義。而非禮則不得其所至也。故禮以行其義。成功以為德。是君子之道於是乎畢矣。故極訓中者。禮義之

謂也。詩云。永賜爾極。周禮云。王建國云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語云。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君奭作汝民極。逸周書。正人莫如有極。中庸。用其中。於民。仲虺之誥。建中於民。皆使得禮義之中。之謂也。故人各得其所者。禮義之功也。此篇所教。不以四術。故以至善論道。道有君子之道焉。有小人之道焉。各有禮義之謂也。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篇。邦畿。王畿方千里之內。俗美物豐。維民之所安止處也。王

畿方千里之內。俗美物豐。維民之所安止處也。王人有所當止之處也。蓋王畿之美俗。民之所慕。以譬之至善之道也。人其可去異端之小道。而歸聖人之大道也。何則。華夷之民。各有所止。豈邦畿耳哉。然言之者。去穢土。往樂土之意。故孟子曰。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是皆欲其所以安也。凡人欲安者。人之情也。若其欲安。則可止於至善之樂。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緡。小雅緡蠻篇。今緡。作綿。小鳥貌。或鳥聲。蓋言可愛。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曰。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閑而止處之耳。言人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此夫子說詩之辭。蓋鳥以丘隅安。人以禮義安焉。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大雅文王篇。穆穆。默然不言。恭己之貌。於。歎辭。緝熙。繼明也。所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是也。此謂殷紂喪德其明欲絕。則文王繼之。明更臨于四方也。此止字在詩為語助。此借引以明文王止於至善之德也。此篇內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經義耳。大學原以詩釋經。而無釋詩之意。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止於至善之釋也。使人得其所以止者。大學之道也。此結三詩之言。以明止字義也。夫善道所行雖多有本焉。止猶址。故君臣父子國人之心。以仁敬孝慈信為基址。其成功可觀矣。故言君臣父

子國人之際。各可止於至善。仁敬孝慈信。行之至當者。是其至善也。故宜止之。以致其道。是以君仁民功在濟世也。臣事君以敬忠。功在濟事也。父慈子功在能使眾也。子事父以孝。功在能事君也。交接以信。功在能行道也。五者備矣。而後天下平。可謂要道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無情之人聽訟不能與他書言訟者之情自異矣。夫子已曰必也使

無訟乎。何更言訟之難聽乎。

此總括上章知務本也。夫治之使無訟者。禮樂是已。禮樂之治。必以庠序學校教化之。所謂為政以德者。是也。吾猶人言與人等。凡治民者。皆以聽訟為能。而不知化之在前。聽訟。非夫子之所長也。必也使無訟。是常人所不及也。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何訟獄之有。昔者虞芮二國爭田。而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間田矣。詩曰。虞芮質其成。是使無訟之謂也。金峨古義曰。言聽訟之不可恃。因及聽訟之弊。其聽訟自喜者。必貴材智。或逆訟者之心。不以情恕之。其窮至乎殘忍刻薄。使民畏懼不能舉契。所以上下否塞。遂取怨望也。情字宜屬在上人。左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孔叢子曰。夫聽訟者云云。辭不可從。必斷以情。皆可以見焉。又雖治國平天下。莫本於誠。其意誠於至善。事莫不至。亦一貫之義也。故此謂知本。知本。即知之至也。第二章已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故此畧知之至也。但曰。此謂知本。此篇體裁皆然。反覆引證。論本末終始而諭之。以務本也。

右第四章論誠意脩為之功也。下章省誠意。自正心順省論其脩為。至末章以治國平天

下終篇大學之道畢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鄭氏曰。懣。怒貌也。或作憤。或作寔。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焉。放心是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釋脩身在正其心之一節也。身有所忿懣之

行。則心未得其正也。四者一意。意之不誠者也。

心本虛無正邪。隨物而為正。為邪。謂之虛靈也。

其忿而懼。恐而懼。好而樂。憂而患。是喜怒哀樂之過。而無節者也。於是視聽言動飲食之無節。亦無知止操存之功也。郝氏曰。言忿。又言懼。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惟喜怒哀樂。重累其辭。以見情勝。正其心者。其心有正的。而自平之謂也。何為正的。禮義是也。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之情。情感物而後動。動而其心無的準。則失其節。行不得中正。故以禮義制其情。以禮義制情者心也。故心無禮義

之準的。則其心為情所奪。而動容周旋。不中禮。故君子非禮則不動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知其鄉者心也。心不在焉者。如曹世子非歎所而歎。陳五父它軟如忘。衛靈見蜚雁。而仲尼之言不入于耳。又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執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死。然則正心與放心。禮與非禮耳。孟子所謂放心是也。心已放。禮義之正。則心不能平。流於忿懼樂憂。及嗜好之情。而無守於內。

此之謂放心也。皆出於意之不誠。故意不誠則不能正其心也。忿懣四者。意之病也。唯學宜得之。孔門之心術是也。已豈別有徒治心之方乎。荀子王制篇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又云。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又脩身篇。禮者所以正身。然則心者爲身主。心無正。則何以正身行。禮器云。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又樂記云。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是乃正

心。卽正身也。身正卽身脩也。孟子所謂先攻其邪心者。此章之意也。邪心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無制者是也。鵬齋先生曰。正心字。大學外六經無之。故近世學者。皆疑以爲非聖門之書。是徒知宋儒治心之謬。而不知大學正心之自別也。而云聖門無正心之教。遂與大學而廢之。噫。千歲之後。使聖人之徒。濫膺高鼻多鬚之禍。悲哉。夫人心者。出入無時。不知所嚮。隨見而變。隨聞而移者也。故先王建禮義之極。以爲之。

準度而制之。節之矣。而後世廢禮義。而設心術之學。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是皆出於浮屠之說。而非吾聖人之教也。雖然。先王之教。無捨人而立道之理。而其人則以有此心之知識。故為萬物之靈。而其心則如朽欄之虎。恐將脫。如腐索之馬。恐將逸。不得不正。不得不制。雖孔子之聖。亦以禮義為矩。不使其心從其所欲者。抑為之也。近世之學者。遂云。聖人之教。無論心者。乃謂曰。孔子一代說話。及心字者。僅不過二條。而

已。遂聒聒說之不止。噫。賊夫人之子者。於斯為甚矣。若曰。無徒治心之教。則吾聞命矣。曰。外心不說。則吾弗信也。其人動輒云。先王之道如是。聖人之禮如是。乃視聖人。猶木偶人。視道。猶剪綵花。似則似矣。何活用之有。故唱其學者。亦皆泥古不通世變。况於輔世長民之術乎。又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夫一簞食。一豆羹。蹴爾而與之。弗屑。啜爾而

與之弗受者。思之得正。萬鍾之祿。不辨禮義者。耳目之蔽於物。而心之思不得正也。且夫食於有喪者之側。不飽。雖肉多。不使勝食氣。在疾病而禦。子路之禱。臨死而易簣之類。皆其心在於此。而料度得正者也。是非視而料之。聽而度之。食而別味乎。此謂心在焉。此謂心之正也。大學之言。不悖於聖人之意者。於是乎可見矣。善哉。是言也可謂真儒之見矣。夫大學之為書也。當時不知學術。不得已之所述。雖非先王所先之

教。本於先王節性之道。論之。夫心者性之主也。故先王以禮義節導其性情。此篇即為是也。人君由是求諸其心。庶幾近道矣。宋儒治心之蔽。及東涯駁食知味之辨。具于私衡。右第五章論脩身在正心。鵬齋先生按。誠意者就心之所意度者而立言。故專以慎獨。毋欺之事為說。正心者。就心上有存者而言。故專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為說。脩身就應接人之際而立言。故專以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敖惰五者為說。三章各別而一直寫下。義理相承而不戾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五辟出於好惡之不正。所接主家人外人圍其

人者謂凡人也。之者適也。心之往也。辟僻也。猶不正也。敖傲同。上章戒處己之正心。此章復警

接人之用心。二者不慎則不能脩身。脩身乃家國天下治本。故君子務本。其正身接人之禮。具于鄉飲酒。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易謂本立而道生之易也。久保氏精義云。權度不正。則輕重隱于其枉。繩墨不正。則曲直隱于其邪。其身不脩。則偏頗隱于其愛惡。於是乎。己之所親愛。則以非為是。己之所賤惡。則以是為非。己之所畏敬。則踰禮而恭。己之所哀矜。則踰法而優。己之所敖惰。則踰繩而驕。然

而原其本則生于好惡無節故君子學禮以脩其身以節好惡夫禮所以制中也所以為節也故雖愛雖惡雖敬雖傲比禮而行之不敢行私情則一家以齊曾無偏尤頗辟之失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其斯之謂乎按此雖汎說凡人之事主諭時君用心也郝氏曰教惰不禮貌也如孔子于儒悲不與見而鼓瑟使聞望其悟也孟子留行者隱几不應而其人引咎翻然而誨皆教

惰不僻者也餘倣此五者之僻皆意之累夫人君行禮不專則之斯四者邪僻之心生也好而知其惡是不僻於親愛也惡而知其美是不僻於賤惡也左傳哀五年晉范氏之臣王生對昭子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又曲禮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是乃不僻而盛德之事故曰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也。謂繁盛也。

此所引諺語者。舉愛之所在。必易蔽其明之一事。而戒其僻也。呂覽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視。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矣。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矣。尤于愛也。此謂莫知其子之惡也。莫知其苗之碩。則如宋人長苗者。是也。見孟子。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第六章論齊家在脩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

今書如作若。奔州山人稿。古尺赤通用。西嶽石闕銘。內高二丈二尺。赤尺。贖作赤。

贖亦可以見焉。尺子謂二三歲兒。

自此章漸入本事。驅親民。故其言徐而詳也。孝經云。君子之教。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

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
 訓民。如是其大者乎。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
 遠必自近。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皆可以解此義也。久保
 氏精義云。君子也者。人之儀也。在其表而欲其
 影之直。不可得也。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無之。易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儀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故曰。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
 長則順。視民如子則惠。由是觀之。則治國長民
 之道。無佗。孝弟慈睦。惟及之。封內已。是事君事
 長。使衆之義。在禮義耳。女子許嫁也。聞習婉婉
 聽從。未聞學養子者也。及其有子。能養之者。何
 也。從其嗜欲育之耳。君子之於民亦然。從民之
 所利而利之。從民之所欲而施之。則民從其君

親之其歡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未有不反父
母之命而從之者此謂如保赤子其制之有禮
義之道焉耳鄭氏曰養子者推心而為之而中
於赤子之嗜欲者也夫保赤子猶如此况保國
者以仁義之心求之乎郝氏曰治國在齊家何
也家國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齊家治國同此
身也其治在教其機在誠父子兄弟是生人之
根身苟不孝不弟不慈則家人不可教况國人
乎苟能孝弟慈以教家則教國不外此矣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曰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亦此義

一家仁一家相為一國興仁一家化一家讓一家善推一國

興讓於國之釋也皆孝弟慈之所致也一人貪

戾貪與仁反一國作亂其機如此郝氏曰國人效

亂之機迅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皆指人君

貪貪憚戾忿戾也鄭氏曰機發動所由也僨猶

覆敗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古語一言亦一人

也之言此承慈起仁而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效也

論語云。君子篤於仁。則民興於仁。是一國興仁。經証也。坊記云。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又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興讓。是一國興讓之經証也。夫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故人君好仁。則下之應之。猶影響也。仁者人君之大義。讓者禮之行也。然人君貪而不仁。戾而不讓。則下從之。而亦為貪恡忿戾。上下為貪恡忿戾。則上下交征利。而各相違奪。於是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有之。何則。不奪不饜故也。此謂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故治亂之所由其發動。皆在人君一人言之機也。如是機者。弩牙發動。所由也。乃以譬人君之所好也。按仁貪。仁戾對用。古書多有之。而貪與仁對。戾與讓對。是皆表裡相反之行也。又極對。則仁與暴也。孝弟而至仁。貪戾而至暴。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一家仁讓之所致也。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一人貪戾之所致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謂所裁乎身。不恕。恕出於誠。民之從。與不從。誠與偽也。君陳云。違上所命。從厥所

好亦是之謂也。

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申其義也。率帥也。謂以身先之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自欺之謂也。凡民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者。是以堯舜先民行仁政。則天下從而興仁。桀紂先民為暴行。則天下從而作亂。皆從上所為也。夫暴兼貪戾。言之仁之反也。故上好暴而欲令民為善。豈能從之耶。詩云。爾之教民胥傲。此之謂也。緇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此物。下必

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又樂記云。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亦此之謂也。皆此章之意。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求責也。非毀也。喻教諭之論曉也。

此又承上文反覆釋之也。鄭氏曰。有於己謂有

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朱子曰。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然則所藏乎身者。乃上文己之有無也。恕者如心而不欺之謂也。郝氏曰。恕者如其心。而不自欺也。然則善有諸己。惡無諸己。而后推及人。即恕也。有實於己。及人。則是能諭人者也。善無諸己。而欲諭人者。是自欺。又欺人也。此謂所藏乎身。不恕。故恕者所施

之實。忠者所有之實。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君子之道。所求乎子。可以事父。所求乎臣。可以事君。所求乎弟。可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可施之。此謂所藏乎身之有恕也。不如斯。而能諭人者。未之有也。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是亦君子能諭人之實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朱子曰。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大蓁蓁。以

諭女之美。朱子曰。夫夫少好貌。綦綦美盛貌。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夫治國必自闔門而始。故關鳴鵲巢風之始也。易家人象云。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亦可以知是義矣。郝氏曰。桃少則葉盛。女賢則家和人。故首引桃夭。宜其家人。而后以教國

人。此說詩。詩云。宜兄宜弟。詩小雅蓼蕭之篇。郝氏曰。門祚衰薄。由兄弟相

引之。故宜兄宜弟。而后以教國人。又說詩之辭。尤之。故宜兄宜弟。而后以教國人。所謂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曹風鵲之篇。所

謂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亦此。郝氏曰。為其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又說詩之辭。孝慈愛敬

慈愛敬可法。即齊家。國人之法。即治國也。於是六順遂焉。民者人之總稱。通士庶。所謂國人也。

上已說其義。又引詩以重明其義。朱子謂咏歎

上文之事。非也。古人屬辭比事之方。為然也。三

詩皆美家人和合之詩。以示協和萬邦。不外此。

是最當人牧惑疾之警策也。故國大亂多本於

父子兄弟夫婦之不和。述者意亦深哉。至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述居家而化民之事。故唯以治國在齊其

家結之。似非齊家之事。故又三引詩。以言宜家

可以教國也。桃夭之詩。止取宜其家人之義。又引蓼蕭。反覆言之。家人兄弟無異義也。齊家以威儀為首。故又引鳩鳩詩。而言其威儀之能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終可以正國也。是古人斷章取意之方。無論詩義矣。

右第七章論欲治國者。先齊其家。亦以脩身為本。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

之道也。

上老字長字。盡其道事之之謂也。老老長長。乃古帝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類。孤

幼而無父者也。

倍背同。絜絜同。絜矩之道。蓋執方正而率下之稱也。是乃君子欲下之方正。則可自執其矩也。其處己絜矩。施於人則忠恕也。久保氏精義云。夫先王之道雖廣。聖人之道雖大。莫先乎孝弟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又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仁義禮樂雖大哉。以孝弟為本也。故古昔明王之有天下也。先尊

其父以盡其孝之謂老吾老然後能敬其兄以致其順之謂長吾長然後以其道施諸天下及諸四海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莫不被孝弟之化之謂及人之老然則何以示諸天下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有養老之禮所謂養老者不以貴賤尊卑之序唯用其年之登者以為父行以為兄行用其幼賤者為子弟之行王公雖貴富不敢以其貴富犯其齒也故傳云養耆老以致孝又云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興孝興弟之說也先王之制恤孤獨以逮不足故周禮云凡財物犯命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所以然者矜寡孤獨廢疾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於是乎民感其德曰無告猶然矣况有用之民乎且我雖

死我子孫如是。故從人君之明命。不敢携貳。此謂上恤孤。而民不倍。皆是在上之絜矩也。中庸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此之謂也。皆出於大學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或曰。上下與君臣父子同。前後與兄弟同。左右與朋友同。與楊慎說小異。然必不可泥矣。中庸云。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是孔子之謙辭。以誘人也。又君子處己之用心也。故先施之。以率下。此謂絜矩之道也。蓋所惡不善也。君子上下前後左右。莫不善。此絜矩也。即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是乃在君子絜矩之方也。夫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君子欲治國平天下。在正其矩。其矩辟邪。則不能正物。况治國平天下。故矩者。譬君

子所行之方正也。是以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其矩辟邪，則為天下僂矣。鄭氏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人耳。然則絜矩者，忠恕之實也。故其矩正，則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謂有絜矩之道也。其矩邪，則所惡於上，以使下；所惡於下，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謂無絜矩之道。故絜矩者，指君子所行之方正也。祭統云：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

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此謂絜矩以教導之也。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非絜矩則忠恕不得其道也。再言絜矩之道，深所以望人牧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君子，格物以得道。文質彬彬之君子也。民，父母。詩書論孟一意。樂，只字。形容君子也。樂，何樂道也。樂，則窮達安命。故君子恒凱悌也。道，所以生育民也。故曰：樂道君子，民之父母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說詩之辭。止，取民之父母。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民之所好德也。所惡不德也。書云。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故論語云。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亦此義。或謂民所利而
利之。上下不接。非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賦詩小雅南山之篇。節。截同。高大貌。中庸云。夫
山一卷石之多。巖巖積石貌。言其高大也。崑崙
崑城。崑崙。民崑。皆言險絕。赫赫。顯盛貌。南山。終
南山也。師尹。官名。鄭氏曰。師尹。天子之大臣。為
政者。祖來曰。周大師尹氏。蓋尹吉甫之後。世為
卿士。春秋譏焉。二說從何解。亦無不可者也。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又說詩之辭。僂戮同。辟邪辟也。民多辟之。辟是
也。師尹之為官也。高其為職也。大。譬之。猶終南
山之高且大也。憲憲乎。天下之民皆仰之。苟有
否德。則天下皆尤之。故不可不慎也。為天下僂
矣。謂天下之人惡而棄之也。官長猶然。况有土
之君。無絜矩之道乎。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
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
以德誼。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此之

謂絜矩之道也。故其斷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于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湯。詩大雅文王之篇。儀詩作宜。峻作駿。峻亦高大也。喪。亡也。道得衆則得國。絜

得之。失衆則失國。之辟矩失。

又說詩之辭。道言也。因上文為天下僂。而言人棄則天亦棄也。其無絜矩之至。好惡易所。其所施所願。非其道。佞為賢。賢為不肖。則害莫大焉。故宜監古興亾之由。脩德於己耳。其脩德在大

學之道也。配上帝之義。鄭朱皆誤。配上帝德配天帝也。上有上帝。以為天之主。下有天子。以為天下之主。故曰配。是故天子崩後。祀諸明堂。以帝配天子祀也。殷帝乙己上。不失天下之師衆。諸王之德。有可配天者。而能享其祭祀。然而及紂為暴虐也。民怨神怒。以喪天下。周王之所宜監焉。而受天命。為天子之大命。實所以不易持也。君非民。無以君四方。故能絜矩則得衆。而為民父母。辟則失衆。而為天下僂。此結上兩節。以

天命言之記者之發詩意也。又詩云。命之不易。無過爾躬。書不云乎。天位難哉。德惟治。否德惟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此之謂也。久保氏精義云。朱子云。配對也。以余觀配與對似而非者也。何則對相敵對之謂。配以此配彼之謂。女配男之類。可以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不失衆之道。

有德此有人。

德不孤必得人。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有道。

稱有德有功之稱。

此明德之實。承上文論有土地人民必在乎德。以言世不能然也。自此稍說出貴財之失德者。一篇之根源。自首章之言是也。有德此有人。此承上文。謂如邠人之於大王也。朱子謂得衆是也。得賢人存乎有德中矣。有土而無人。與無土同矣。故云。有人此有土。財者錢穀貨賄之總稱。用者國用也。貨財生於土。故云。有土此有財。有財則國用無所匱乏。當時國用不足而事聚斂。

故特云有用。夫人君之祿，乃天賜也。苟有德，則何匱乏之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飫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是皆謂在乎德也。不由大學之道，則何以成其德乎。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又為世言財利者發之。務本則財常足，務末則國自壞。今列國諸侯皆外本內末，是以民財竭而國為虛矣。爭民施奪，其外本內末，則民亦效

之。全與孟子上下文征利不奪不饜意同。是上使之然。故謂之施言如施令也。蓋為當時庠序學校之政不脩，風俗頽壞，述之上下，文砭實病最切矣。此述者之藥石，庶幾復興之。若不能興之，亦如命何。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易繫辭云：何以聚人曰財。

夫利者，所謂天地百物之所取以生也。若聚之已，則百物失其所取，而衣食必乏，民不離散，何

爲是故財聚于上。則民散于下。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惠敷于下。則民嚮于上。武王發巨橋之粟。而萬民悅服是也。曲禮云。積而能散。芮伯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皆爲人主者之爲也。故荀子曰。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得其宜。亦是之謂也。悖逆也。謂非義者曰悖。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祭公謀父曰。有不祀。則脩言。注言號令也。此篇主人君爲政言之。言命令也。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

民不堪命矣。是以厲王終流於彘。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非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乎。孟子梁惠王篇亦言是義。可參考也。貨悖下文務財用者。謂聚斂也。聚斂虐民。暴政極矣。於是天怒民怨。國構難。四境多虞。費用日不暇給。於是先悖入者。亦悖出。國爲空虛。民猶至疾視長上之死。書云。讐斂。召敵讐。不怠是也。下文所謂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是豈可不慎乎。其他凡人之行事。推之亦可從知也。平賀

氏發蒙云。余歷觀貨之悖入者。不畢一世。併本根而仆也。小人既然。矧國君乎。豐牆堦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挾不深。未必樞也。飄風暴雨至。拔必先矣。可不懼乎。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其是之謂與。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亦峻命不易之意。引以証務本之義也。命字配當各處。而

各結上文。皆時措而宜。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說書之辭。承上文亦言至善不可不止之意。善即篇首之至善。止善則好賢好德。命何不至。

不知善。則好貨好色。命何至。是故君子誠意。兩之字指命。土地人民。乃有國中物。其得失在命。其命之得失。亦在民之聚散。與命令之順悖。天工人其代之。故人君為天。牧養元元。而虐之焉。在為民父母也。命何可長。是聚財之不可恃。崇德之恃也已。天下國家之得失。其機如是。豈可不慎。獨乎。以上証得衆失衆之實跡。以下至卒章。反反善以為寶。以利為利之得失。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語。王孫圉適晉。趙簡子

問楚白珩之玉以觀射父左史倚相對言王非寶善人為寶

楚書者。楚國之書。今不傳。為楚語者。非矣。引之以證上文善字。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也。孟子曰。寶珠王者。殃必及身。書旅葵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正此意。古言善人。謂民之不能忘。斐君子也。臯陶伊呂其尤也。

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檀弓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

且曰。寡人聞之。亾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嚴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是二節皆論貴賢而不貴財。以言世不能然。故善仁親。皆指所得之人而言之。仁。仁人也。親。親戚也。論語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故是仁為先。親次之。其親戚之仁人。乃其實之尤者也。其實皆出於格物之功。

秦誓曰鄭曰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穀還作此篇以為己之戒以

用考老之言以容賢良之士故又若有一人臣遂霸西戎也事見左傳及史記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今書若作介兮作倚無焉字此論為人上者之用心絕無他技之小臣其心休美猶如有容况有技者乎所論非謂一人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臣之行如此也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彥猶邦之彥分之也皆謂美士也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今書寔同無以能之能尚亦作亦職子孫句黎者衆也尚庶幾也利利賴也言如此人我實能容之以

疾以惡之今書媚作冒疾嫉通孔人之彥聖而違能保我子孫則諸民賴其德庶幾亦得利哉利謂百姓足百姓足人上之本旨其實在容賢無賢而復無國治之理以上明君子進賢之善下論小人蔽賢之惡也

之俾不通俾使也違背也違背賢者所寔不能容曰今書媚作冒疾嫉通孔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曰語助爰也殆危也民不得其利不安故曰殆哉子曰遠佞人佞人殆佞人不能安民反殆之治邦者豈可以不慎之乎民邦也本

此言賢佞異趣也其知人則有利哉不知人則殆哉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此是聖賢之能事。反之則亦殆哉。星野氏大學証云。若夫有一个小臣。斷斷兮無他技也。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之。然况其有技者乎。又况其彥聖者乎。寔能容之。則足以保其子孫。黎民不亦利乎。若夫反之。則雖欲不殆。可得乎。斷斷兮無他技。謂絕無技者。此說可謂卓見矣。休休焉。謂其心之美也。一个臣。它書如一介之善。一介之士。一介之使。皆謂其微也。久保氏討論云。介書作介。一本同。古字通用。媚作冒。亦同。妬也。疾

與嫉通。皆言嫉妬賢才也。通書作達。古音通用。至後世分四聲。始通達有別已。論語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禮記作達喪之類。此例也。

唯仁人放流之。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濟世安民。謂之仁人。故仁人以明君言之。所謂為人君。止於仁是也。下三條皆爾。送屏同。此是天子之事。即如舜之竄四凶是也。邦君有之。則天子送之。國臣有之。則仁君黜之。其義一也。

愛為民者惡害民者謂之能故曰唯仁人能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務去草焉芟蕪蘊崇之絕
 其本根勿使能殖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賓于四
 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禘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螭魅惡其害民者也故天下如一同心戴舜
 以為天子其好惡在為民故也子曰惟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又是明德者能之也此受上文則
 媚疾之人固可放流然此汎言之諸儒以是為
 媚疾之人亦可謂拘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命ハ命命世之命廣雅云命ハ名

也。是舉賢之名也。己無用賢之實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

自是以下至終篇皆刺時弊夫知賢之為賢而
 不舉用之若有舉之而不能專任是有名而無
 實用故雖舉之同不舉雖知之同不知其舉而
 不用之禍大於不舉何則怨仇暗湊其身雖欲
 不危得乎亦過之屬也北山先生曰知不善之
 為不善而不退去之若有退之而不能遠諸四

夷禍自及者。是退人之過也。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言能愛惡人也。按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賤己而讐之。怨讐並存乎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又六韜云。文王問太公曰。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

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故無用賢之實。其邦不振。夫魯用孔子也。見賢而舉之也。然不能先者。是無用賢之實也。故魯國垂成。遂不振。是亦有名而無實。故無實之名。無益乎國家矣。見不善而退之。退而遠之。猶舜之竄四凶是也。退而不能遠。如漢帝於王莽。非退而不能遠而已。復近之。終致覆亡。是也。吁。不善人之覆邦家也。可怖哉。先者專任進用之謂也。鄭曰。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說

本說苑臣術篇。公孫支以百里奚為上卿。己次之。然此章首言人君卿相使人之義。則其說不為當矣。然其意亦在此術中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夫身。拂。反戾也。

好善惡不善。性情之常也。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夫賢者人之所好。不肖人之所惡。故反之者。非誠意之好惡。是謂拂人之性。菑不及者。未之有。蓋當世之君不學。大率好驕泰而惡

仁義。是終所以不能得道也。故作者特言之。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承上起下之言。道行所由。孝弟百行之本也。行由仁義。是大道也。禮者其節文也。其教之在。大學之道。得之以忠信。行之亦以忠信。忠信者。禮之質。大學之本也。人而無忠信。不能得道也。得道則百事得矣。其功始於誠意。終於平天下。失之則百事失矣。人君驕泰以失之。所謂得人。爵廢。天爵者也。驕泰者。富貴之傲樂也。夫道之

有功之謂有德。而人君驕泰則外本內末已失。道百事從失。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是驕泰所以失之也。好惡之得失亦在此。平天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中間提君子生財之道。應上下以義生財。是大道也。大道無他。義也已。其義則善仁與禮。以此生財。豈不生財大道乎。富而後教之。財利之不可已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君子

生財亦有大道。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制出。則用之舒矣。是君子生殖貨財之大者。故曰大道也。其節制在禮義。不學禮。何以得其節乎。亦此聖人治國之常經。非外本內末者也。所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是亦財恒足之爲也。大道者。殊夫。小人生財之道也。其爲之在政。其如之何。曰。不聚歛而鳩民。以德率而使鄉義。則生者衆。而爲者疾。

不奢侈。而勤恭儉。則食者寡。而用者舒。所謂淺
穡勸分。省用足財者。是也。財足而後教之。所以
然者。衣食足。而知榮辱故也。郝氏曰。民足則君
足。不聚亦不乏。故曰恒足也。蓋因時君之病。而
言之。且警不學自用者。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仁不仁。學與不學耳。皆以人君言之。得賢得財
之道。皆歸人君之仁。故仁者賤財貴德。則安富
尊榮。是施財以發起身。故財散則民聚也。不仁

者爭奪喪身。以發起財。是財聚則民散也。殷紂
聚財於鹿臺。斂粟於巨橋。而亡其身。周武散之
發之。而興其德。可以見。

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
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反覆戒時君不學之惑者也。凡國家之事。無
不有厥始。而少能有終者。上下各不竭其道也。
故為上者常好敷仁政於下。則為下者自好致
忠義於上。上仁下義。而以舉事。則何事不成。其

事必有終始。則其倉廩府庫財。亦非悖而入者。乃又無悖而出之患。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上好仁。之至治。財恒足之時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上不仁之至。府庫財非其財之時也。夫富國所以養民也。不可獨君富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故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全此章之意。

孟獻子曰。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獻子其諡也。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白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下同。

畜馬乘。謂士以上也。士車惟兩馬也。乘。謂車。非駟馬之乘。孔子家語云。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是乘。為車。士車兩馬可知矣。久保氏曰。古今皆云。士初試為大夫也。不知出何傳記也。按荀子大略篇云。錯質之臣。不

息雞豚。仍考諸韓詩。所謂錯質之臣者。士以上之事也。伐冰之家。考諸左傳。喪浴用水者。下止于大夫命婦。又喪大紀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故知伐冰之家。大夫以上也。百乘之家。列國之卿也。獻子以卿大夫士。言無疑焉。夫不闕察於雞豚蕃息之小利。不畜牛羊。皆不與民爭利之事。有采地者。而始得聚斂。則剝民。豈但爭利而已乎。上文言以義則得之。以利則失之。而引獻子言義。又寧

有盜臣以激之。其聚斂之臣。殊殘害民之甚者也。故君子須與畜。此人寧畜盜臣。盜君之財。未敢為有害於民。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亦可以見焉。故以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結之。荀子曰。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圃。

又公儀子拔葵燔機之類。亦皆此意。故人君放於利而行。多怨。怨之至。其害何歸哉。長國家者。豈可不戒懼焉乎。又更詳之。夫仁愛下。義奉上。上下各得其欲。則所謂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故君子務民義。子產使民義。是仁以為己任也。為己任。即君子之大義也。上下有制。亦義也。故上仁下義。而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此及下文。戒專聚財利。取於民無制者。故此上利字。謂財利。義謂義方也。人皆嚮義。則上好

仁之所致。而天下之大利也。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亦復奚疑。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郝氏曰。天殃曰蓄。人禍曰害。

此重言利之作害之極。亦深所以做人牧也。義者制人事之矩。下從之。乃國之大利也。左傳晏子言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

滋長此義之生利。利之作害之解盡矣。民財之聚散實本此自由也。大九長國家者。不本德行。務聚財用者。觀其所由起。不能用賢而自用小人矣。彼為善之。鄭氏曰。彼君也。即指長國家者。蓋卑之辭。徂來曰。言君用小人者。其心謂小人善治國家也。小人之使為國家使小人為國家也。皆為是加之字。以倒字。古文法多有焉。夫君國家者。本當擇於衆舉其賢。行仁政以利民。不使夫小人間其政也。夫君奢泰國用糜爛而不

足。於是務財用。小人因間進說。君悅之。遂使為國家。乃以殘民為事。人怨神怒。終為天所絕。菑至害至。而國滅身殺矣。小人進則君子退。朝廷無人。有如伊呂善人。亦末如之何已。春秋以孔子之聖而舉世莫宗。可謂壞亂極矣。况其下世乎。故戒之云。行義則得利。行利則失國。故治國不以財用為利。以仁義為利。反覆言之者。所以深懲戒也。仁則長國家者之大義也。豈不深戒乎。以義為利。乃應開卷三綱結篇。

右第八章。述治國平天下在絜矩之道。因論
貴賢賤財。以義為利。以終篇明明德親民止
於至善之義。自首章反覆論之。格物之功畢
矣。以義為利之至。其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豈非明明德之功乎。何則。從大學之道。則德
明也。民親至善止焉。故學校之設。明示之也。
至於戲非七十子之徒。誰能論之哉。此利義之
辨。雖孟子與也。所未說及也。

大學集義畢



